

如何以「不许摸」为开头写一个故事？

（全文已完结）最近虐文渣男看多了，就是想写一篇搞死渣男的自己爽一下。。。渣的明明白白，就要死得彻彻底底！！！！

“不许摸。”

何止泱朝后退了两步，护住高高隆起的肚子。

沈惟其收回滞在手上的手，笑意生生僵在脸上，双手插了兜，“合着你是不准备让我碰一下我儿子了。”

“你外面不是有儿子吗，你随便去碰啊。”何止泱斜睨了他，冷笑一声。

“泱泱，你总不能让我做个不要自己儿子的混蛋爹吧，再说当初爷爷只剩下一年，就只有这么个抱重孙的愿望，你当时远在国外，说什么也不肯回来生孩子，你知道老爷子说的话我向来没有反抗的余地。”沈惟其砸了咂嘴，自己都觉得这番辩白无力的很。

“别给你自己管不住下面找借口了，”何止泱转过身，拿起水壶倒了杯水，语气平静，“既然睡了人家，还连儿子都生了，

那就对人家负责到底啊，偏要眼巴巴地把我骗回来结婚，还把我肚子搞大了。”

何止决微微颌首，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眼神有些阴森。

沈惟其看见她的眼神，忽的有些心慌，脸色一变，忙说道，“决决，你有什么不满尽管朝我来，千万别伤着孩子。”

“沈惟其，你还差这个孩子吗？”何止决笑的有些渗人。

沈惟其眉心一跳，觉得一股无名火从脚底窜上来，上前两步，夺过她手里的杯子用力摔在地上，顿时，玻璃渣四溅，溅在何止决的手背上，划开一道道小口子。

锥心的疼。

他们在一片狼藉的餐厅里静静的对峙，眼神中的怒色都恨不得把对方吞噬。

何止决嗤笑一声，挪开了视线。

沈惟其只觉得自己怒火更盛。

“何止决，你他妈的差不多得了，今天晚上的局你知道我准备了多久吗，你知道这个机会对公司有多重要么，你知道在场的都是什么大人物么，就因为你打电话举报我聚众嫖娼，行，一切都黄了。”

“就这样，我还是从一进门就开始装孙子，拿热脸贴你的冷屁股，你还是……何止决，我就不明白了，当年是我的错，我没

管住自己，可是我现在跟那边除了儿子没有一点联系了，而且我们现在也要有孩子了，你怎么就非要牢牢把我钉在耻辱柱上...”

“你每次看我的眼神，简直像冰碴子一样能把我扎死，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上辈子搬了你们家祖坟啊，何止泱。”沈惟其干脆脱了西装，也不管地上都是玻璃碴子，席地而坐，浑身散发的酒气像是从酒缸里刚捞出来的。

“我们家祖坟好好的呢，”何止泱抿唇低笑。

沈惟其觉得自己一拳打进了棉花里，软软的，浑身都没劲的很，他宁愿两个人歇斯底里地大吵一架，也好过她一直这么阴阳怪气地对自己。

一万次告诉自己，这么勉强维持有什么劲儿，还不如像她说的那样打了孩子，离了算了，反正她恨他恨得要死，看起来也不像是稀罕这个孩子的样子，每天离婚更是挂在嘴边，娶了施颖，起码他的行行还能有个完整的家。

可是，他舍不得，舍不得他们的孩子，更舍不得她……

跟她有一个完整的家，是他十几岁以来的梦想……他向来对人对事没耐心，唯独对她，对她……不管怎么样她怎么甩脸子给他看，他总是想死皮赖脸地贴上去。

“泱泱，”上一秒还暴跳如雷的人，下一秒又溺在她嘴角的笑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

“你先立个遗嘱，把身后所有的财产都留给我们娘俩，你那个姘头和私生子一分钱都拿不到。”她眼角扫过面前颓然的男人，只觉得好笑。

沈惟其一愣，一时有些回不过神来。

遗嘱……原来她从前说的恨不得他去死，不是气话啊…

从十几岁开始，在一起接近二十年，她的每一个眼神他刻在心里……他能从她的眼神里读出，她是真的希望他去死……

沈惟其蹒跚着往后倒退了两步，扶住了餐桌旁的椅子背。

良久，才抬眸看向她，在炎热的夏日却仍然没有一丝热气儿的何止泱，苦笑道，“泱泱，我要是死了，你可就是寡妇了。”

“沈惟其，我要是当不成寡妇才失望呢…”何止泱脸上仍是平静的神色，只是嘴角带了些讽刺的笑，“怎么，舍不得你的私生子在外面受苦啊？那就离婚啊…”

她说话声音很轻，却像一座山一般压上他的心头。

何止泱看了眼他沉了又沉的脸，冷哼了一声，就要转身上楼去。

不过上了两阶，手又被后面的人抓住，她正要不耐烦地拂开，只听沈惟其说，

“泱泱，如果这样能让你开心点的话，我立，”他站在微弱的灯光下，脸上还带着酒醉后的潮红，“你哪天真的想做寡妇

了，我就去死。”

何止泱心里眼里都酸的不行，却还是冷下脸，笑道，“好啊，那你明天就去，立完别忘了去做公证。”

“那我现在可以摸摸我儿子了么？”他一脸恳求的笑。

“不行，”何止泱抽出手，转身上楼，“不过你要是哪一天要是真死了，我倒可以考虑让他去你坟前磕两个头。”

“还有，”她停在楼梯拐角处，一双水汪汪的杏眸看了他，眼中满是冷漠，“以后别动不动在我面前装作什么用情至深的样子，就是你真死了，我也不会掉一滴眼泪。”

他最后一丝尊严也被狠狠地踩在脚下，觉得自己像漂浮在海里，身边一根浮木也无。

裤兜里的手机不断振动着，他过了好一会儿才掏出来，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正要按掉。

“沈总，怎么不接，可别让你宝贝儿子等急了。”还站在楼梯上的何止泱眼里闪过一丝戏谑。

沈惟其手一抖，不知道怎么就按下了接听键，想要快点挂掉，却已经来不及。

“爸爸，”天真的童声从那头传来。

沈惟其难堪的看向何止泱。

何止泱身形晃了晃，手抓紧了楼梯扶手，几乎飞速奔向了楼上，快的沈惟其都觉得心惊，很快，脚步声消失在了楼梯尽头。

电话那头的孩子还在兀自叫着，“爸爸，爸爸。”

沈惟其才反应过来，拿起手机放在耳边，笑道，“儿子，爸爸在呢。”

等沈惟其在院子里打完电话，抬头向二楼一看，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熄了。

他又在外面抽了根烟才进去。

刚上二楼，就发现他们卧室门口一片狼藉。

他的枕头，衣服，洗漱用品甚至是他们的结婚照都被扔在了卧室门外。

还有滚在楼梯口的结婚戒指。

他看了眼站在卧室门口手足无措满脸尴尬的保姆刘姨，“不早了，明天再收拾吧。”

说完，他捡起地上的戒指，去了旁边的客房。

第二天早上，沈惟其一出门就看见刘姨端了一杯水焦急地站在门口，看见他出来，忙迎上来，“沈总，泱泱，就是不开门怎么办。”

“又吐了？”沈惟其皱了皱眉。

刘姨担忧的点了点头。

他上前敲门，“泱泱，你没事了吧？”

里面的人没应声。

“泱泱，泱泱。”沈惟其又叫了两声。

里面的人仍然没有反应。

他不由得担心多了几分，正要抬脚踹门，门忽的从里面打开了。

何止泱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我…我有些担心你。”他被她看的发憊，莫名其妙地就磕巴起来。

何止泱没说话，径直绕过他，下了楼。

沈惟其摸了摸下巴，一大早就自讨了个没趣。

等沈惟其下楼去，何止泱已经开始坐在餐桌前慢条斯理地喝着面前的白粥。

自从她怀孕之后，什么东西都吃不下，每天早上都只喝一碗白粥。

沈惟其坐在了她对面，看了眼那碗粥，皱了皱眉，“泱泱，你每天只喝这点粥营养能跟得上吗，我上次不是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血燕……”

他还没说完，就对上对面泱泱让他闭嘴的目光，悻悻地端起面前的咖啡，啜了口。

甜的吓人。

他觉得自己要得糖尿病了。

正要开口问刘姨，发现刘姨朝泱泱努了努嘴。

沈惟其一愣，拿起那只印花骨瓷咖啡杯，把那杯齁甜的咖啡一股脑倒进了肚子。

“诶，诶……”刘姨叫道。

见来不及阻止沈惟其，叹了口气。

这对冤家哟！

“我老婆帮我倒得咖啡，真甜。”沈惟其死皮赖脸地笑。

可惜，对面的泱泱仿佛没听见，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手机又响起来，吓得他一激灵。

昨晚的事简直让他心有余悸，捂着手机快步走出了餐厅。

足足一刻钟，他才回来。

泱泱还坐在桌前，搅着那半碗粥。

他还是拉开椅子，坐在了泱泱的对面，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说吧。”何止泱拿着勺子的手依旧没停下。

沈惟其觉得自己现在就像是那碗粥，被搅得心烦意乱。

“哦，没什么事，就是妈打电话来说，今天是爷爷的忌日，家里人要一起去扫墓，”他犹豫了片刻，才又说，“妈说，你身子重，不方便，就别去了，在家歇着吧，明年我们抱着孩子一起去。”

何止泱忽的笑了，抬起眼睛跟他平视，“是私生子要去吧。”

“泱泱……”心事蓦地被戳穿，他一时间有些语塞。

“我怎么也算你们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儿吧，怎么我觉得自己才是见不得人的那个。”

沈惟其被她笑的心慌，说话都开始语无伦次，“不是这样的，泱泱，不是这样……你想去就去，我保证你不会看见不想看的。”

手背上有什么东西滴落，何止泱使劲打起精神来，发现竟然是自己的眼泪。

她还当自己已经心硬如铁了，真是讽刺啊……

沈惟其看见她掉眼泪，心里更不是滋味，从纸巾盒里抽了两张纸巾递给她。

何止泱没接，用指尖把脸上残余的泪痕晕开，站起来，回上了楼。

沈惟其回头看了眼渐渐消失的泱泱的背影，直到楼上又传来开门声，才又拿起了手机回拨给他妈。

“喂，妈，今天就别让行行去墓园了。”

何止泱再从二楼下来的时候，已经换了一身半高领的天蓝色连衣裙，将她的妙曼身材完全凸显。

除了腰粗了许多，她的身材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依旧是优越的长腿，挺直的颈背和……翘臀。

那张勾人的俏脸依旧是美丽非常，或许是因为怀孕，眉眼间多了几分柔美。

虽然看向他的眼神依旧是冷的让人直想发抖，沈惟其还是觉得自己鼻血都要流出来。

心里隐隐升起几分骄傲，他沈惟其的老婆永远是人群里最耀眼的那个。

不过，老爷子忌日她这身颜色是不是……算了，她没穿一身大红色就是给他留脸了。

已经过了上班的点，路上却还是有些堵。

何止泱看着窗外的车流，开口道，“沈惟其，你今天别忘了去立遗嘱。”

沈惟其脸色渐渐难看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笑道，“泱泱，我还这么年轻，爸妈都还在呢，现在就立遗嘱是不是太早了，你放心，我的东西包括沈氏集团肯定全都留给咱儿子……”

“我凭什么相信你？”何止泱将窗户开了条缝儿，风呼呼地灌进来，“你求婚的时候还说这辈子只有我一个……”

沈惟其觉得自己在她面前永远像只泄了气的皮球，“泱泱，我也得给那孩子……是我混蛋，孩子总是无辜，我总不能让他们娘俩将来露宿街头……”

何止泱被风呛得咳嗽不止，满脸通红，喉头也酸酸的，想吐。

沈惟其赶紧把窗户摇了上去，又腾出一只开车的手，抚了抚她的背。

何止泱咳得喘不上气儿，还是没忘挡开他的手，被他一碰，她只会觉得更恶心。

沈惟其没说话，只是默默收回了那只胳膊。

平时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这次整整又多开了半个小时才到。

雨后的墓园大理石台阶很滑，沈惟其扶着何止决慢慢往上走，何止决这次没有推开他。

沈老爷子的墓前已经站了黑压压的一片人，见他们过来都看向了这边，沈惟其的妹妹沈惟真往这边走了两步，挽住了何止决的胳膊。

“嫂子，我还当你今天不来了呢。”沈惟真冲她吐了吐舌头，对于这位又美又飒的嫂子，她一向是喜欢的很。

何止决笑了笑，脸上不复对着沈惟其的尖锐和冷漠。

三个人还未站定，一个黑色的小身影从后面飞奔而来，抱住了沈惟其的大腿。

“爸爸，爸爸。”

在场的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精彩无比，错愕、震惊、尴尬……

或许是今天早上那几滴眼泪哭掉了她最后的软弱，何止决竟然成了这当中最淡定的一个，甚至在那孩子的脸上逡巡了几眼。

嗯，挺像，是沈惟其的种……

沈惟其尬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虽然他觉得自己很应该向决决解释两句，但他真的无力辩白……

只好摸了摸行行的头，问道，“谁带你来的？”

年幼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到来造成了怎样的局面，只知道见到了几天没见的爸爸高兴地很，笑着指了指山下的方向，“妈妈带我来的，行行想爸爸。”

何止决看向山下，一片水汽的混沌中，隐约可见一个黑色的身影。

便是沈惟其私生子的妈了。

何止决忽然很好奇，好奇是怎样一个女人把自己原本该一帆风顺的生活搅得一团糟。

虽然，始作俑者并不是她。

沈母最先反应过来，干笑了两声，说了句，“时候不早了，咱们开始吧。”

并没有对这突然出现的孩子作任何的解释，当然除了何止决其他人都心知肚明，也不需要什么解释。

“等等，”何止决的声音被山上的风带走了些，却依旧清晰地传进了在场的每个人的耳朵里。

道道目光射向她，有疑问、有嘲笑、有责备，还有置身事外的看热闹。

“妈，您的意思是沈家已经承认了这孩子长孙的身份么，”她的声音很轻，“沈家向来是长子长孙继承家业，那我肚子里的孩子又算什么。”

一针见血，不拖泥带水地直切要害。

沈惟其脸色刷的一下变得惨白，侧了头看向她。

一双小鹿般的眼睛，同十五岁那年没有区别，岁月总是格外优待她，连他鬓角都已经生了几根白发，她却依旧眼神清澈如少女。

她没变，他们却变了，变得势同水火，势不两立，或许未来还会为了某件事争得你死我活。

他依旧低头看了看紧紧牵住自己手的行行，还是难以启齿。

沈母心里对儿媳妇这种当众让自己下不来台的行为非常不满，面上还是柔了声道，“泱泱，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再说，爷爷墓前，我们不要惊扰先人。”

“妈，正是在爷爷面前，也当着各位叔叔婶子的面，我们才更应该说清楚，爷爷生前，最放不下的不就是这孩子么。”

“泱泱，”沈母皱了皱眉，正想出声责备，沈父却冲她摇了摇头。

“孩子，爸爸知道，是惟其对不起你，也是我们沈家对不起你，只是这错业已铸成……你放心，沈家必不会亏待你和孩子。”

对于自己这位公公，何止泱一向是敬重非常，也明白他只要许诺就一定会兑现……

何止泱轻笑，“爸，口说可无凭啊。”

当着这么多亲戚的面被自己儿媳妇质问，沈母觉得自己脸都要丢尽了，只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沈父亦是前后踌躇。

“是啊，大哥大嫂，虽然说咱们沈家向来是长子长孙继承家业，可是这小行行的出身总是见不得光，这长孙吗……我看大嫂还是好好掂量才是，依我看啊，也该给侄媳妇儿一个保证才是。”跟沈母一向不对付的沈家二婶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

沈母感觉自己要搬过去了。

“泱泱，你不是要我立遗嘱么，我一会儿就去，我所有一切都留给你和孩子，爸妈年纪大了，你别再折腾了。”沈惟其竭力压低声音在她耳边说。

何止泱淡漠地看了他一眼，没有一点儿要罢休的意思。

沈父沉默良久，终于说道，“泱泱，我知道你在今天提出这件事，一定也是想让你这些叔伯婶子们做个见证，那我今天就在这儿承诺，等你生下孩子，无论男女，我都会把名下所有的股份、房产转到这孩子名下。”

沈父虽然已经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却依旧握着沈氏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是沈氏最大的股东。

此言一出，沈母和沈惟其皆是变了颜色。

何止泱满意地点点头，“那我就替这孩子多谢爸了。”

沈父好面子，既然当着这么多亲戚许下了诺言，那就必定会履行。

这场精彩绝伦的开场戏落幕，老爷子忌日的祭拜也很快草草完成。

何止泱由沈惟真扶着下了山，山下的女人早已没了踪影，何止泱觉得有些些可惜，好奇心更被勾起了些。

沈惟其将沈父沈母送回车上，沈母觉得自己的肺都要被气炸了，伸长了胳膊点着儿子的额头，“你啊，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儿。”

身后的沈父却是神色如常。

沈惟其内疚的不行，“爸，对不起，都是儿子惹的祸。”

沈父并未责备他，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儿子，男人在外面打拼最忌讳的就是后院起火，你之前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伤透了泱泱的心，咱们沈家在行行的事上也的确是对不起她，她如此要求也不为过……自然，爸爸也是知道你对她的感情，你始终放不下她，如果这些股份能让她安心待在你身边，那就是值得，再说她肚子里也是沈家的子孙……你以后好自为之，好好跟泱泱把日子过下去。”

沈惟其点了点头。

沈父又宠溺地看了眼沈惟其怀里睡熟了的行行，心里一软，“行行也要妥善安置好，总不可让沈家的孙子在外受苦。”

“我知道，爸。”沈惟其亦是心酸，怎么说也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往后就这么顶着个私生子的身份过一辈子，他心里实在也不是滋味。

但在泱泱面前，他没得选。

等他再回过神来，沈家的车早已都不见了影子，连泱泱坐的那辆都不见了，敢情这是把他撂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了。

他看了眼不远处打着双闪的奥迪，抱着孩子走到跟前，抬脚就踹。

施颖施施然下车，瞥了他一眼。

“你抱着行行坐，我来开车。”沈惟其脸色沉得厉害，“上了车，我再跟你算账。”

施颖心里其实有些害怕，知道今天早上的事是触到他的底线了。

可她就是憋不住，她可以忍，但她儿子是沈家的种，总不能就这么流落在外一辈子吧。

施颖打开车门，从沈惟其手里接过孩子，放在了后座的安全座椅上，又关上车门。

回过头来，看着沈惟其，笑道，“沈总，就在这儿算吧。”

沈惟其使劲拽了拽衬衣领口，一手扶了车顶，脸比这会儿乌云密布的天还难看，“你什么意思？”

施颖嗤笑，“没什么意思，行行太爷爷的忌日，他总不能缺席吧。”

“我他妈今天早上是不是告诉你，别再带行行来了，施颖，你是故意给我找难堪是不是。”

“哟，看来是沈太发火了？”

“你少提她，你也配。”沈惟其脸色一沉再沉。

“是，我不配，我一个生了儿子还被丢到一边的婊子，能有什么意思，沈惟其，怎么说，行行也是你亲生的，你就忍心看别人这么欺负他。”

沈惟其啧了啧舌，这世界上唯恐天下不乱的长舌妇还真是多……

他伸手捏住施颖的下巴，眼神阴鸷，“我从前倒是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么大的野心，以后还想进沈家当太后啊，我当初要是知道你还图这么多，我就是右手残废，也不会上你的床。”

“我图什么？我这些年跟着你图到什么了。沈惟其，我当年也是好人家的女孩，我这些年心甘情愿地给你生儿子、当婊子，你说我图什么。”施颖的眼泪像开了闸一样在脸上肆虐。

沈惟其觉得烫手，慌忙放开了施颖的脸，又被她哭的有些心软。

“小颖，这些年的确是我对不住你们母子，往后会好好安顿你们，但更多的，我给不了也不想给，”他双手插了兜，西服外套搭在肩上，“以后没事别再见面了，让泱泱知道了，不好。”

泱泱……施颖还是第一次听他在自己面前提起这个称呼。

她手背抹了一把眼泪，对着渐渐远去的背影，跺着脚声嘶力竭地喊道，“沈惟其你这个王八蛋，你连自己儿子都不要了。”

.....

晚上，何止泱从浴室里小心翼翼地出来的时候，床上已经躺了一个烂醉如泥的人。

她抱着臂站在卫生间门口盯了他许久，才慢悠悠地走到床边，拿起自己的枕头和被子，去隔壁的客房睡。

正要转身，床上的人突然伸出一只手，把她拉到了床上，还不等她出声，细细密密的吻就落在了她身上……

沈惟其正亲得起劲，一个巴掌就落到他脸上，紧接着又一个，第三个，第四个……足足挨了十个耳光。

脸被煽的火辣辣的疼，耳朵亦是嗡嗡的，嘴里涌上一股腥甜，好半天才缓过神来，也顾不上脸上的疼，拉过何止泱的手，吹了吹，“把我老婆手都打疼了吧，下次不用你亲自出手，吱一声，我自己来。”

何止决从那双暖乎乎的大掌中抽出自己的手，冷笑道，“沈惟其，你一天不犯贱就难受是吧。”

沈惟其眼中亦升起了两抹愠色，咬牙道，“何止决，你闹够了没有，你非要闹到不死不休是吧。”

何止决刚要从床上起来，又被拉回床上，只好盘了腿坐在床上，瞪了眼前的人，“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决决，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我们不是都说的很清楚了。”

沈惟其吐出一口气，合上了双眼，双手无力垂落，似是累及

“决决，这辈子还很长，我们就要一直这样下去么。”

何止决静静地坐在床上，看着身边的沈惟其，忽的想起在美国的时候。

那时她事业刚刚有些起色，升了职，也在圈子里有了些名气，却被人诬陷抄袭，对方言之凿凿，她百口莫辩，快撑不住的时候，她打电话给大洋彼岸的他。

“决决，如果你不想回来结婚，那我们还是分手吧。”他的声音疲惫而冷漠。

开始，她以为又是他为了骗自己回国的招数，直到后来，他的电话开始打不通。

犹豫了几天，她踏上了回国的飞机，她那时候想没了事业，总不能连爱情都没了吧。

飞机上她的邻座是一位独自带着孩子的妈妈，看着将将三个月的小婴儿，她好奇地问，孩子爸爸怎么不跟你们一起。

那位妈妈目光闪烁，“他挺忙的。”

一下飞机，她就看见了沈惟其，直扑进他怀里撒娇，“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

心想，他虽然嘴上恼自己，心里总还是心疼的。

过了很久，他才像往常一样，抬起手臂紧抱住自己，眼神却直直地向后，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直到今天下午从墓园回来的路上，她在惟真手机上看见施颖的照片，才明白，

原来那天他不是去接自己的。

只是这了然，来得太晚。

沈惟其将散落在床上的一沓文件塞到何止决手里，“你要的。”

何止决没有仔细翻，把文件搁在枕头上面，抱着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又回身。

“沈惟其，三年前你是去机场接施颖母子的吧？”

床上人抬起头，泛红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

“真是抱歉，当时让你接错了人。”

何止泱说完，转身推门走出去。

门“砰”地一声又合上了。

沈惟其又缓缓躺下去，满心皆是颓然。

他和泱泱之间，彻底要完了。

.....

床头柜上，手机不断振动，他恍若未闻。

那人却像铁了心一样一直打。

他不堪其烦，终于接了起来，张嘴就骂，

“你他妈催命呢！”

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女声，混着小声地啜泣。

沈惟其心头一震，立马坐了起来。

“在哪家医院？”紧握电话的手抖了抖。

得到对方的回答后，沈惟其拿起床上的外套，跑下了楼。

.....

沈惟其一连几天都没见人影，刘姨就念叨，沈总这是怎么回事，从前多晚都要回来的。

何止泱窝在落地窗旁边的懒人沙发上晒着太阳看书，也不搭话。

直到何止泱要做产检，沈惟其还是没出现。

刘姨陪着何止泱到了医院做完b超，才在妇产科走廊的椅子上见了沈惟其的身影。

几天没见，沈惟其憔悴了些，眼窝黑青。

何止泱瞧了一眼他那副纵欲过度的样子，一句话都没说，推了门进去。

医生拿着b超单看了看，说：“孩子发育挺正常的。”

何止泱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些。

“大夫，要不要做一个脐带血穿刺？”身后站着的沈惟其蓦地开口。

她忍不住回头看他一眼。

“你们要是有这个意愿的话，也行……”

“有必要吗？”何止泱皱了皱眉。

沈惟其双手抚了抚她的肩，“做一个吧，咱俩年纪也都不小了。”

何止泱没再反对。

做完脐带血穿刺出来，沈惟其接了个电话先走了，照例让司机送她和刘姨回家。

刚走几步，就被旁边的一个同样大着肚子的女人拦住了。

“妹妹，你是刚做完脐带血检测不？”

泱泱有些茫然看着她，点点头。

她曲了曲脸，有些害怕的样子，问道：“疼么？”

“不怎么疼。”

那女人松了口气，拉着她道了谢，说他们家大的得了白血病，不得已不惑之年再生个小的救他。

再生个小的救他……

何止泱的心脏快速跳动了几下。

……

门“笃笃”地响了两声。

江津安难得有会儿闲空呆在办公室，默默啜了口茶，没应声。

门外的人显然也没有客套的打算，没等他出声，就推门走了进来。

“稀客啊。”江津安悠悠道了句。

“无事不登三宝殿。”何止泱脸色不善地坐在他对面，“说吧。”

“说什么？”江津安装傻道。

何止泱睁圆了眼瞪他，“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快点说，外面还有小护士等着给江主任送情书呢。”

“你没乱说什么吧。”江津安眨了眨眼，一副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他还记得上次泱泱和音音来，还是他刚进医院的时候，她们俩装成都是他女朋友的样子，在他办公室门口对骂，他莫名其妙地被“脚踏两条船”，引来了一票围观群众。

后来他在全院的大会上被当众通报批评，转正之后的评职称更是因为他的“生活作风问题”被无限延后。

他正郁闷地站在天台抽烟的时候，泱泱捏着裙边跟在音音后面细声细气地来给他道歉，大眼睛里闪着泪花……看的他直想笑，仿佛她才是受委屈的那个。

音音偷偷地戳了戳他，问他确定不要告诉眼前这个迷糊的小丫头，“她可是一直以为你暗恋我呢。”

他摇了摇头，她眼里心里只有沈惟其，他知道的。

音音一脸不屑地看他。

再后来，泱泱被家里送出国读书……

……

“也没说什么，我就说我是你老婆……”

江津安一口茶水喷出来。

“我从小就是你们俩的出气筒，”江津安深叹了口气，无奈道。

“音音和周主任怎么样了？”何止泱顺着被他带偏，关心起了好久没见的音音。

“还能怎么样，还闹着别扭呗。”江津安冷哼一声，双腿交叉架在桌子上，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不过那丫头哪是周瞻尔的对手，迟早得夫妻双双把家还。”

“你知道还不快点上，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晚了音音就又是周太太了。”泱泱笑道。

“不着急，我等着你和沈惟其拆伙呢。”江津安睁开眼戏谑的笑道。

说起来，沈惟其能认识泱泱还多亏了他牵线……后来江津安对着音音自嘲，别人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是“搬起石头砸

自己的脚”。

绕了这么一大圈子，何止泱终于又想起自己来的目的。

“沈惟其只要来医院准要找你，说吧，他那私生子生了什么病……”

“这回可真是冤枉我了，这事儿可不是我经手的，”江津安犹豫了下才说，“听说是地中海贫血。”

“刚刚沈惟其让我去做脐带血检测，是为了给他私生子配型？”

对面的人良久无语。

“有这个可能，但同父异母的配型成功率不比普通人高多少，或许他真的只是……”

“即便这样，他也要让我冒着风险去做脐带血穿刺……”何止泱失魂落魄地笑笑，朝后退了两步，眼看就要跌在地上……

江津安快步走过去把她抱在怀里，见她这副模样，心里止不住地疼。

“他……病房在哪儿”何止泱咬紧了牙，才挤出这几个字。

“泱泱，你先顾着点自己好不好……”对上她绝望的眼神，江津安偏过头，“七楼血液科。”

何止泱缓缓地站起来，拎起桌上的暖壶，朝外面走去。

到了七楼，并没有费多大劲就找到了沈惟其。

何止决二话没多说，一个暖瓶就丢过去。

暖瓶应声而落，碎渣四溅，一时间整个走廊都安静了下来，朝这边看过来。

饶是江津安这种见惯了生死场面的人都看的一愣。

眼前的男人浑身蒸腾着热气，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沈母尖叫着从病房里出来，怨恨地瞪了何止决一眼，拉着沈惟其要去里面换衣服。

他抹了把脸，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决决……”他嘴里呢喃道。

“如果你让他生下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那我宁愿他现在就死在我肚子里。”

转身的一刻，手蓦地被一只滚烫的大手握住。

“沈惟其，感谢你亲手掐灭了我心里最后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

何止决没回头，兀自抽出手，进了电梯。

江津安一直开车把何止决送到沈家别墅门口，看着副驾驶上决安静的睡颜，忍不住抬起手，又放下，终是没忍心吵醒她，

拿了烟盒下车。

他顶着烈日倚在车边抽了一根又一根，脑子里不断回放着刚刚医院里的画面。

泱泱奋力将手中的东西向沈惟其掷过去，眼里是那种痛到麻木的偏执……

记忆里的泱泱永远温柔而坚定，偶然受音音撺掇干坏事也总是惴惴不安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让人怜惜，让人揪心。

方才的暖瓶碎片仿佛都扎在心头，不断传来细细密密的疼。

他将手里的烟蒂扔在地上踩了两脚，低咒了声，“人渣”。

那边，泱泱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过来，已经绕过车头到了他身边。

“醒了？”江津安温柔地笑笑。

“嗯，”何止泱泱点点头，“今天的事……谢谢你了。”

“谢我什么，全武行是你一个人演的，连个英雄救美的机会都没给我。”他嘴角扬起苦笑。

“贫嘴。”她撇嘴笑了笑，“走了。”

说完，回身向别墅门口走去。

“泱泱……有事找我”身后的声音顿了顿，再度响起，“好好照顾自己。”

何止泱脚步滞了下，终是没说话。

.....

一连数日，沈惟其像随着那一暖瓶水人间蒸发了一样，连个电话都不曾打回来。

沈家别墅却到了另一位不速之客。

刘姨上下打量了眼前穿着时髦却一脸疲惫的年轻女人，轻声说了句，“您稍等，太太一会儿就下来。”

那女人忙不迭道谢。

何止泱从楼梯上下来，就将这一幕纳进眼底。

“施小姐，别来无恙啊。”何止泱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坐定，浅笑道。

仿佛两个人只是不太熟的老朋友，将之前的那些龃龉都抛在脑后，全然不见那日的癫狂模样。

施颖心里竟然隐隐升起些希望，她觉得何止泱也是母亲，总能对自己的心情理解一二的吧。

“何……沈太太，我今日是来有事相求的。”她心里依旧惴惴，面上也是一片慌乱。

何止决端起面前的果汁喝了口，没有什么要跟她搭话的意思，她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

“想必沈太也知道我今天的来意，是这样……脐带血的配型出来了，吻合的点位要比我和……他爸爸要多，所以我想……”

话还没说完，就被何止决打断，“施小姐，如果是为这件事，您还是免开尊口。”

“我是人，我不是圣母玛利亚，你跟沈惟其是那样的关系，竟然还想用我肚子里的孩子，来救你孩子的命，你不觉得很可笑么？”

“……沈太太，您也是母亲，相信您能理解我的心情，您放心，只要您答应，等孩子病好后，我立马带着他出国，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他也不会再踏进沈家一步。”

“抱歉，爱莫能助。”

“……沈太太，求求你了，给我的孩子一条生路吧。”施颖跪倒在地下，声泪俱下，膝行到她面前，“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孩子是无辜的啊。”

“你跟沈惟其滚床单滚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我刚怀孕你抱着你们俩的孩子逼到家门口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过给我一条生路啊。”何止决说完，就要转身上楼。

片刻的寂静。

“何止泱，”施颖缓缓站起来，拿手背抹了下脸，冷下声线，
“你就不想知道我跟沈惟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很早就开始了，你刚出国的那一年我们就在一起了，是，我一早就知道你跟他订婚了，我也知道他跟我不过是玩玩而已，富二代嘛，有几个不玩女人的。”施颖整了整身上的衣服，看着眼前蓦然停住的背影，脸上仍挂着泪痕，嘴角却扬起嘲讽的笑。

“露水姻缘，谁先动心谁就输了，可是，我还是动心了，但我不相信动了真感情的只有我一个人。刚开始，他每次都做足了措施，生怕会搞出人命来，可是后来，我跟他说我想给他生个孩子，他就由着我了，当然他们那时候在争家产，多个儿子就能多个保证，但沈惟其你了解，他是那么随随便便就跟人生孩子的人么。”

何止泱握紧了双手，指甲一点点嵌进肉里，心早已麻木。

有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蠢是一回事，让别人亲口来印证自己的蠢又是另一回事。

“行行在美国出生之后，他每天再忙，也要打越洋电话来问儿子今天怎么样，他还说我们回国那天来机场接我们，我知道，我离我想要的的不远了……谁成想，在机场……遇见了不该遇见的人……”

“你说是不是好笑，有些东西别人不稀罕，你却如获至宝一样，可偏偏每次就要到手了，别人随便勾勾手，就又能半路劫走……”施颖失魂落魄地喃喃自语道。

“说够了么，说够了就走吧。”何止泱唇间颤抖着，说出这几个字，扶着楼梯向上走去。

刚走过拐角处，就无力地滑坐在楼梯上。

汨汨热流从腿间流出来，一阵阵撕裂的痛感从下腹部传来，直到她无法忍受，才喊了刘姨。

.....

直到产房里，何止泱才回过神来，哭着求医生救救她的孩子。

周瞻尔摘下口罩，拍了拍她的肩，说了句，“放心。”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音音呢？”何止泱满脸讶异，奈何实在痛得厉害，不过一句话的工夫已经大汗淋漓。

“先干正事，等孩子出来，再寒暄。”周瞻尔冷冷地说。

何止泱翻了个白眼，“你多说两句能死啊。”

.....

女儿一出生就因为早产低重住进了保温箱。

何止泱忍不住埋怨自己没用，三言两语就被别人拨乱了心弦，害自己的女儿不足月就出生，还好吴嗣音和江津安一直陪着她、宽慰她，再加上女儿的情况一直在好转，她的心情也渐渐平复。

刘姨问了好几次，要不要告诉沈总。

何止泱都摇摇头，说就当 he 死了。

看她态度坚决，刘姨也不好再说什么。

谁知这天何止泱去新生儿科看女儿，就跟那个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的人不期而遇。

她只当没看见，继续往前走。

那人一把拽住她胳膊，然后将她锢在胸前，迫她四目相对，
“泱泱，你生了？孩子呢？”

何止泱嘲讽的笑笑，“沈总，脐带血现在已经不知道躺在哪堆医疗垃圾里了，要不您去找找？或者，你现在去新生儿科把你没足月的低重女儿从保温箱里提溜出来抽点骨髓去救你儿子？”

沈惟其的脸忽的变了颜色，“孩子……孩子有危险么？”

何止泱冷哼一声，拂开他的手，扭头离开了。

.....

新生儿科前，沈惟其隔着玻璃茫然地看着里面。

不远处的吴嗣音看见这一幕，抽了抽嘴角，就要上前去。

周瞻尔一把拉住她，摇了摇头。

吴嗣音回头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你拉着我干嘛？”

“人家夫妻之间的事你少掺和。”

“我替我姐妹出头，要你管。”吴嗣音一脚踩在周瞻尔脚背上，疼的他龇牙咧嘴，原地跳脚。

她若无其事地转身，朝沈惟其那边走过去。

“认得出哪个是你女儿么？”吴嗣音指了指离玻璃最近的那个，”喏，就那个。”

沈惟其笑了笑，眼里满是温柔，“像泱泱。”

吴嗣音哼了声，冷笑道，“沈惟其，难听的话我也不想说了，从前她要离婚，你不肯，现在她不肯放过你，更不肯放过自己……我知道你也未必放得下她，不过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才是对她和孩子最好的，固执地把她们留在身边也未见得你们就真的能幸福。”

“我知道，谢谢你音音。”

“不敢当。”

吴嗣音皱眉看了眼那边一瘸一拐走过来的男人，猛按了两下电梯键，见没有反应，低骂了两句，踩着高跟鞋疾步走向了楼梯间。

周瞻尔见状也快走两步，向沈惟其微一颌首，转身追向了楼梯间。

.....

一个钟头后，沈惟其还是走进了何止决的病房。

“女儿长得好看，像你。”他不自然地笑笑，“你放心，我再混蛋，也不会拿女儿的性命开玩笑，从前是我鬼迷心窍，但是决决不管你相不相信……”触及她冰冷的目光，他倏地住了口，知道自己再说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她不会信的。

他把东西放在了床头的桌子上，退了出去。

何止决呆呆地看了床头的东西许久，犹豫许久，拨出了一个电话号码。

“马助理，这段时间谢谢你，我想还是算了。”

.....

直到蒸蒸日上，沈父沈母才到了别墅来看孙女，沈父一起带来的还有股权转让书。

沈母看着襁褓中的孙女儿，边落泪边道，“她爸前段时间……到现在还没保释出来。”

何止决心头一跳，随即按下心底冒出的那些想法。

沈父冲沈母摆摆手，“这些话，别在决决面前提。决决，股权转让书拟好了，只等你签字了。多事之秋，这些股份转到你名

下也好。”说完，叹了口气。

.....

沈惟其出来之后，先回沈氏安排了一番，直到第三天晚上才回了别墅。

他回来的时候，何止决正在给美美拍奶嗝，抬头看了他一眼，旋即又低下头去哄女儿。

他就靠在一进门的那张桌子上不远不近地看着他们母女俩，过了好久，才坐到了近处床沿上。

“决决，我能抱抱吗？”他眼巴巴地看着何止决怀里的女儿，语气里满是小心翼翼。

何止决摇了摇头。

沈惟其苦笑了下，“决决，谢谢你，谢谢你愿意为我生下美美……也谢谢你最后没有下狠手把那些东西交出去……”

他顿了顿，又抬头看了眼决决，见她一副不想跟自己说话的样子，终是哽咽了下，伸手摸了摸美美的小脸，“乖女儿，好好长大。”

.....

他回到客房，冲了个澡，换了件白色衬衫。

从前，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她说喜欢看他穿白衬衫，他便买了一柜子，每天每天穿，后来他入主沈氏，开始更习惯穿深色装成熟，以此来镇住他左右两排的老狐狸，衣柜里剩的浅色衣服不太多了。

这件还是他们刚结婚不久，她买给他的。

他坐在桌边，就着水一片片吞下，然后关上了台灯，躺上了床。

手指微微颤栗，走出这一步，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但至少这会儿他的心里还是平静的，他已经伤决决至深，总不能再让他们母女跟着他一无所有。

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关于她的画面……

他们第一次见面，十五岁的她乖巧地坐在江津安旁边，巧笑盼兮。他看见她的第一眼就被吸引，从此眼里心里只有她。

他们第一次接吻，烈日下他的手穿过她的秀发，抵在她的后颈，她踮起脚，勾住他脖子，四目相对，温情缱绻……

他们拍拖四年后，她十九岁，那晚是他们的第一次，她嫌他弄疼她，穿上衣服，摔门而去，他穿着酒店的拖鞋在雪地里追了整整两条街，买了她喜欢吃的糖葫芦和烤红薯才把她哄好……

那一年，她出国读书，在机场抱着他哭的不能自己，把眼泪鼻涕都抹在他那身高定西装上，他摩挲着她的头发，对她说，“泱泱，不管多久，我都等你回来。”

.....

他还是食言了。

他最后还是弄丢了他的泱泱，他最爱的泱泱。

.....

泱泱，原谅我，最后还是自私地选择将你留在我身边，以沈太太的身份送我离开。

.....

对沈氏的调查因沈惟其的死亡缺乏关键证据而结束，沈氏集团的内斗则以何止泱的上位而告终。

.....

沈惟其下葬那天，山里飘起了小雨。

一家人具着黑色，站在墓前，沈母和沈惟真已经要哭晕过去。

何止泱却抱着羨羨站在伞下，一滴眼泪也无，只是望着墓碑上的照片发呆。

照片上的人依旧眉目舒朗，风度翩翩。

送葬的人渐渐散去，只剩何止泱还站在墓前一动不动，任雨丝划过自己和女儿的脸颊。

一直站在后面的丁诚见状叹了口气，走了两步上去，喊道，“嫂子”。

何止决闻言，微微侧身颌首。

“有些事，我想还是应该告诉您…”

“惟其，他一直知道，你在让马助理暗中收集他违法的证据，我劝过他，跟你摊牌，他不肯，说如果这样能让你消气，哪怕是赔上他和沈氏，他也认了……”

丁诚吸了口气，眼里泛了泪花，“嫂子，还是感谢你，最后顾念夫妻之情没对他出手，让他没带着遗憾走。”

他忍了又忍，终是没把沈惟其最后的用意说出口。

“这是惟其让我最后带给你的。”丁诚摊开手，一枚钻戒静静地躺在他掌心。

是那枚被她丢在门外的婚戒。

他给她戴上的时候说，这枚戒指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对我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他骗了她，她不是。

“他说，这是留给美美的。”

何止决点了点头，没有自己去接，只是吩咐身后的刘姨收了。

下山的时候，山里依旧雨意吟吟，身后打着两把伞仍然挡不住脸上的湿意。

她已经分不清脸上划过的是雨，还是自己的泪……或许她始终做不到自己曾经说的，一滴泪也不掉。

一切尘埃落定，她心里竟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有难过，有空虚，有彷徨，有忐忑，唯独没有一丝丝的轻松。

她望向山下一片朦胧中影影绰绰的那个身影，又看向怀中女儿安静的睡颜。

还好，她还可以重新开始。

（正文完）

番外 泱泱的新生活

沈氏大厦二十二楼的茶水间里，一群女人窸窸窣窣地聊着八卦。

“诶，听说了没，咱们沈氏要改名叫华景了。”

“真的么？何总真是个狠人，怎么说也是亡夫的心血，说改就改。”

“你们没听说啊，沈总生前在外面有私生子的，这指不定当初沈总的倒台还跟何总这个枕边人脱不了关系呢，别说是沈氏，

就连沈总和她的女儿都姓了何。”

“我的天啊，这么劲爆。”

站在门口的马助理听她们越说越不像话，不由得清了清嗓子，眼前的女人们立刻作鸟兽散。

他不由得摇了摇头，倒了杯咖啡，转身走进了总裁办公室。

何止决刚听完财务总监的下一年度财务预算，正仰在大班椅里按着太阳穴闭目养神。

睁眼看见他，问道，“有事？”

马助理把辞呈恭敬地递上。

何止决眉心微蹙，仍是笑了道，“怎么？怨我没给你升职？”

马助理闻言亦是一笑，摇了摇头，“何总对于我们家的恩德，我没齿难忘，当年若不是何总的帮助，我母亲不可能有机会做手术，我也不会有机会进入沈氏，最后成为沈总的助理……但即便是那些东西最后没派上用场，我依然是背叛了沈总，辜负了沈总的知遇之恩，我这样的人何总如何能用，不足以平军心。”

何止决知他当初顶着流言蜚语留在沈氏，是为了帮自己一把，现在离开也是为了自己在沈氏不难做，却仍是想在劝他留下来。

他却已是去意已决。

何止决无奈，只好点了头。

“还有件事，沈老夫人今日又来闹了，何总还是跟她说清楚的好，想来当初沈总不可能什么都没给沈家留下，沈家不至于在钱财上捉襟见肘，沈夫人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闹，怕也是想您难堪的多。”马助理脸上带了些无奈。

她握笔思考片刻，回道，“只要她要的不过分就给她，沈总过世刚两年多，别让人家说我们欺负人家孤儿寡母。”

马助理得了指示，退了出去。

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她接起来，那头是熟悉的声音。

“江主任有什么吩咐啊？”何止决一边转着笔一边问道。

“何总今晚有空没？晚上带着美美来家里吃饭吧，老太太这两天想你们呢。”江津安笑道。

这两年多，他一直在她身边几番暗示，却始终没有得她点头。

“今晚，公司还有点事呢。”她捏着嗓子说道。

江津安的母亲一向喜欢她，更是对美美无比疼爱，近来更是似有似无地试探她对她儿子有没有那股子意思。

何止决不是不明白江津安眼里的情意，只是……她心里总是有道坎要跨。

那头沉默了几许。

“泱泱，我要去武汉了。”

何止泱觉得自己的心脏漏跳了几拍。

武汉……她近来常看到各地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每每看到都忍不住热泪盈眶，没想到他也要去了。

脑子里似有很多要说的话，到最后她竟然莫名其妙地只说了句一。路。平。安。

江津安笑笑，说她的这个祝福是最务实的了。

何止泱突然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

江津安在医院门口的人群中看见戴着口罩的一大一小，还以为自己认错了。

快三岁的美美跳着扑进他怀里，揽着他脖子，“爸爸，妈妈说你要去做大英雄了，你是要去拯救世界吗？”

他宠溺地摸了摸美美的脑袋，答道，“是啊，爸爸就是去拯救世界的。”

说来也巧，美美第一次叫爸爸就是对着他，泱泱还搓着手说有一种给地底下那个人戴了绿帽子的快感，后来不管怎么纠正她就是不肯叫他叔叔，只叫他爸爸。

他也是把美美当成亲生女儿的。

隔着人群望向后面那人，看着她娉娉婷婷地走过来，他忽的觉得这一刻很满足，自己也跟周围的那些同事一样有家人来送的。

何止泱看着他笑了笑，“好好照顾自己，我们等你回来。”

他来不及多想她话中的深意，只点了点头，拥抱了她一下，转身上了大巴车。

车子驶出医院，他看着她们的身影渐渐缩成一个点。

握在手里的手机突然振动起来，耳边是她娇滴滴的声音。

“江津安，你是不是傻，你听不懂人话啊，非要等我一个女的挑明啊。”

他愕然。

“我的意思是等你平安回来，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他忽的湿了眼眶，声音沙哑地说了句，“好。”

这句话，他等了好久。

.....

沈惟其的三年祭，她没去，只让江津安带了羡慕去。

三岁多点的孩子，跪在潮湿的石阶上，懵懂地看着墓碑上的照片，然后按着大人的吩咐歪歪扭扭地磕了三个头。

江津安看的心疼，等她磕完，就赶紧抱起来，怕她着凉。

“放心吧，闺女很好，她也是。”他垂下眸子，对着那张照片说。

趴在他肩头的美美转过头来看了看眼前的墓碑，又趴下去，搓了搓眼皮。

等到山下的车里，已经迷迷糊糊的小丫头又醒了过来，紧搂着他的脖子，脸上带了些疑惑，“爸爸，刚才那个照片是我亲爸爸么？”

江津安动作一滞，随即温声笑道，“是啊。”

美美撇了嘴，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蓄满了泪，“奶奶说，我和妈妈肚子里的小妹妹不一样，她说你不是我亲爸爸，等小妹妹出生，你们就再也不会喜欢我了。”

江津安听了美美的话，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对于这件事，他其实一直有些担忧，担忧美美有一天懂得了这些血缘上的远近亲疏会难过，更担心他们有了自己亲生的孩子，美美会觉得被冷落。

这孩子又一向很敏感，更应该被好好呵护的。

“美美这么可爱，爸爸妈妈怎么会不喜欢你，等有了妹妹，妹妹也会喜欢美美，美美得到的爱只会更多啊。”

“真的吗？”小丫头睁大了眼睛看他。

“当然。”江津安笑着点头。

“爸爸，”姜姜胖乎乎的小手局促地捏了捏他的大手，“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问吧。”

“我亲爸爸他是个好人吗？”小丫头的脸上写满了紧张。

“是。”

“那他爱我吗？”

“当然爱你啊，他会一直在天上保佑姜姜的。”

“那我就是有两个爸爸喽，那我是不是个幸运的小孩啊？”

“是啊，我们姜姜是天底下最幸运的小姑娘呢。”

小丫头终于破涕为笑。

他俯下身，亲了亲女儿的小脸。

他最亲爱的女儿……

……

父女俩回到家的时候，何止泱刚吐完一波，无力地窝在沙发里。

美美进门跟她打了声招呼，就跑上了楼，小丫头这两天沉迷一个人过家家，让她离开自己的布娃娃一刻也是不肯的。

“今天还顺利么？”她靠进江津安怀里，倚在他胸膛上，有些呼吸不畅。

“嗯。”他抚上她的背，帮她顺着气，“怎么这么能折腾你。”

“我怀美美那时候反应可比现在厉害多了。”她不以为意。

“要不这次先不要了吧？”他试探地问道，“你工作忙，美美也还小。”

“自己的孩子就是六十岁你也觉得她还小，怎么你准备等到九十岁的时候再生二胎？”她坐起来，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了他，时不时放出几道冷光，“你一个医生也喜欢草菅人命？”

他被她盯得难受，只好做出投降的姿势。

“泱泱，今天美美问了我她爸爸的事，我都告诉她了。”他怕她心烦刻意隐去沈母的话。

“哦，”何止泱不经意地应了一声，“她早晚要知道的，早知道也好。”

“我担心美美她……”

“你怎么一天到晚那么多担心，婆婆妈妈的，真不像个男人。”

“何止泱斜睨了他一眼，语气里带了些嘲笑。

江津安被她拱起些火来，轻握了她还纤细的腰，把她压在沙发上，贴到她耳边轻声说，“我是不是男人你不是最清楚，嗯？”

“流氓。”何止泱笑骂道，一手捶着他胸口，另一只柔荑却揽了他脖子吻上去。

两个人在沙发上腻歪了半天，泱泱出了一身汗，伏在他怀里。

“老公，刚刚羨羨爷爷又打电话来说，想把那孩子葬到沈家墓园那边。”

“嗯。”

“我同意了。”

“嗯。”

“你就一点都不好奇为什么吗？”她愤愤地戳了戳他的胸口。

那个叫“行行”的孩子在沈惟其去世后不久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虽然成功，身体却一直虚弱，沈父沈母视之如珍似宝，整日捧在掌心好好养着，谁知去年冬天一场普通的肺炎还是收走了那孩子的性命。

沈父沈母想将他葬在沈惟其身边，何止泱却一直不许，她觉得心里膈应。

“为什么？”他揽了他肩膀，含了笑看她。

“因为你，所以我愿意放下过去。”她脸上带了笑，眼里含了泪，“反正以后我死了，也是葬在你们江家祖坟，看不见，又何苦为难自己。”

他眉尖微蹙，“什么死不死的，别说不吉利的话。”

“你们干这一行的也迷信啊。”

“只要是关于你的事，我都迷信。”他低首把头埋在她颈间，嗅着她发间清香。

“江津安，你什么时候爱上我的啊。”

什么时候爱上她，他自己竟然也记不起来了。

他只知道有他的妻、他的女儿和他未出世的孩子，他这辈子已经了无遗憾。

（全文完）

社会吴姐和周医生的故事在

[https://www.zhihu.com/answer/1474](https://www.zhihu.com/answer/1474682078)

[682078](https://www.zhihu.com/answer/1474682078) 番外有吴姐手撕施颖为泱泱出气的戏码

完结撒花~~~鞠躬谢谢大家~~~~

如果有些专业方面的知识不对的，请原谅作者这个白痴——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 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